

【記憶的力量-花蓮白燈塔圖文資料選集增訂版】		活動內容:研讀文本一問與答 宥安	研讀人:郭
作者/出版社/年份	簡 介		
花蓮高中走讀社出版, 2020	這本書集結以前花蓮中學學生及花蓮人對白燈塔、鳥踏石漁村、花蓮港所得出的感想。「白燈塔」,是老花蓮人的精神象徵,代表堅毅不拔、永不屈服,但隨著第四期擴建開始,就被拆除了。當時有人提議保存下來,放到別處,可是港務局仍自顧自地做著擴建工程。詩人楊牧說到:「記憶是充滿力量的,充滿了使詩發生,形成、擴大、感動,並且變成普遍甚至永久的力量。」當「地方消滅」成為一個新的社會或文化現象之時,「記憶」或可成為守護「地方」的一股力量,白燈塔凝聚了花蓮人的情感。		
內容/頁碼	鳥踏石仔的命運,可以說,完全受制於花蓮港的變遷。 雖然根據口述記錄,在20世紀初就有漢人來此,但似乎並未永久定居,當時只有琉球人在這裡蓋房子住。本村的規模穩定下來,是指到花蓮築港時期(1931年10月27日開工到1939年10月2日竣工通航)。築港後這個聚落也就被圍入港區範圍裡了。(P202) 住在港區裡的好處可能是,火車站就在自己的社區裡,搭上村裡這條支線鐵路,很快就到花蓮火車站,換成東線鐵路南下台東很方便。東線鐵路於1926年完工,築港時加鋪花蓮車站到築港工廠段,以便工程運輸;港口完工後,這段支線開放載客,並在鳥踏石仔設一車站「米崙站」(或稱「花中站」)。鐵路貫穿全村,村名民依此分隔,稱鐵路東南側為「南邊角」,另一側為「北邊角」。(P203)		
問題	為什麼港口工程完工後,工程鐵路(臨港線)會開放載客?		
回答	我認為築港工程告一段落,加上鐵路還可以使用,所以開放載送旅客。從花蓮舊站開始,往花蓮港方向,分別有:「新村站」、「米崙站」、終點站「花蓮港站」。		
內容/頁碼	住在港區裡的壞處可能比好處更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盟軍轟炸日軍與重要設施,我們身處日本殖民地便遭受此與之殃,花蓮港是東台灣最重要的建設之一,自然成為炮轟重點,住在港堤邊的鳥踏石仔村民成天跑警報,飽受空襲之苦。(P203)		
問題	我們第一次去鳥踏石公園踏查時似乎沒有看到防空洞?		
回答	我推敲有兩種可能,(一)當初拆遷時跟著鳥踏石一起被推平了嗎?(二)我們踏查時沒有發現它的正確位置在哪裡。等待之後的踏查活動再詳加了解。		
內容/頁碼	花蓮港不斷在擴建,當初日本政府原就規劃了後續工程,因為戰敗撤走而沒有繼續。自1959年起,台灣政府進行的四期的擴建計畫,1962年底第一期擴建完成,1963年開放為國際港,在1970年代連續兩期擴建,有時間深水碼頭、有時疏濬航道、有時做護岸工程,花蓮人也弄不清楚這個港口變來變去到底變成什麼模樣,因為海防禁令森嚴,除了漁民以外,國民都不得出海。(P203)		
問題	為什麼會發布海防禁令?		

回答	我理解為因為蓋港時，範圍較廣，如果波及到民眾，那事情一定很麻煩，再來也不希望干擾工程，所以只好發布海防禁令。或許這就讓國民因此不能在海邊自由的戲水、休憩，一定會讓民眾有很大的反彈。
【記憶的力量-花蓮白燈塔圖文資料選集增訂版】活動內容:研讀文本一問與答 研 讀人:郭宥安	
作者/出版社/年份	簡 介
/ 花蓮高中走讀社出版/2020	這本書集結以前花蓮中學學生及花蓮人對白燈塔、鳥踏石漁村、花蓮港所得出的感想。「白燈塔」，是老花蓮人的精神象徵，代表堅毅不拔、永不屈服，但隨著第四期擴建開始，就被拆除了。當時有人提議保存下來，放到別處，可是港務局仍自顧自地做著擴建工程。詩人楊牧說到:「記憶是充滿力量的，充滿了使詩發生，形成、擴大、感動，並且變成普遍甚至永久的力量。」當「地方消滅」成為一個新的社會或文化現象之時，「記憶」或可成為守護「地方」的一股力量，白燈塔凝聚了花蓮人的情感。
內容/頁碼	倒是對於出力在東堤堤頭的白燈塔，花蓮人還更有感情。老花蓮人，也許當下就跌入青春夢的緬懷裡。白燈塔建於1939年古樸的白色水泥圓柱造型，塔頂燈高於平均潮水線1324公分，發出每3秒鐘閃一次的紅光，忠實的守護進港船舶。以前港區範圍不像現在這麼大，可以到鳥踏石仔海灘戲水，白燈塔近在眼前，許多花蓮人的海邊留言都是白燈塔為背景，在港口一帶，白燈塔匯聚了人們的目光焦點，也激發出文學、攝影、美術作品。(P203)
問題	為何白燈塔匯聚了目光的焦點？
回答	白燈塔陪伴著許多人走過歲月的記憶，在波濤洶湧中挺過每一個颱風，這種屹立不搖的精神，讓白燈塔被視為花蓮人的精神象徵。花中的學生及其他人一到白燈塔一帶，不是別的事，就是慢慢拿起本子，寫下一首一首的詩和文章，或者花蓮人在海邊畫下一幅幅畫和拍一張張的照片，記錄觸動自己內心的每一刻。由此可知白燈塔一直是老花蓮人心中的焦點。
內容/頁碼	花蓮國際港一年年越擴越大，1979年，第四期拓港工程轟轟烈烈展開，1980年6月，白燈塔倒了炸藥傾毀了這座花蓮地標。爆破工程進行時，鳥踏石仔海灘上戲水人潮正多，大家眼睜睜看著挺過40年颱風浪的白燈塔，三兩下就翻頽在炸藥暴力之下，有人衝回家拿相機、有人禁不住大喊:「再見了！白燈塔！」(P204)
問題	為何港務局不把白燈塔連根拔起，放到別處？
回答	本書的第126頁提到白燈塔即將要被炸毀的消息，當時有人提出將白燈塔遷移至花蓮高中的校園裡的建議。文中提到仍然要拆除的原因有三:(一)因為當時古蹟保護法尚未成立，(二)還是日本人所建，不符民族感的需要?(三)或者，僅是遷移過程太麻煩，還是一把炸藥炸了省事。我自己認為，當時港務局把人民的意見不當作一回事，換做這件事發生在現在，白燈塔一定會留下來，因為人民和鄉土意識抬頭，加上建築搬移技術提升，不致面臨被炸毀的命運。
內容/頁碼	同樣這一年，T字堤也消失了，被填平當作港區碼頭，鳥踏石仔海灘也將填平充作貨物堆積區，花蓮港將拓延至美崙溪口、新建西堤、加強東堤……

	也是這一年, 七月, 港內岸邊劃設禁區以配合施工, 花蓮人又失去一段親切的海灘。鳥踏石仔海灘, 也劃入禁區內, 翌年, 村民喪失海灘使用權。港務局公告, 一併徵收全村漁具和竹筏共122艘, 並將徵收東安街共144戶的所有土地和地上建物, 這意味著村民將被迫離棄家園。(P204)
問題	為何港務局要徵收村民的漁具和漁船?, 建港有需要用到嗎?
回答	我們的討論是, 港務局為了防止居民在這個期間繼續漁業活動, 也有讓鳥踏石居民另謀生路的意思, 好讓鳥踏石村民和土地切割。
【記憶的力量-花蓮白燈塔圖文資料選集增訂版】 研讀人:郭宥安 活動內容:研讀文本一問與答	
作者/出版社/年份	簡 介
/花蓮高中走讀社出版/2020	這本書集結以前花蓮中學學生及花蓮人瞭望白燈塔、鳥踏石漁村、花蓮港所得出的感想。「白燈塔」, 是老花蓮人的精神象徵, 代表堅毅不拔、永不屈服, 但隨著第四期擴建開始, 就被拆除了。當時有人提議保存下來, 放到別處, 可是港務局仍自顧自地做著擴建工程。詩人楊牧說到:「記憶是充滿力量的, 充滿了使詩發生, 形成、擴大、感動, 並且變成普遍甚至永久的力量。」當「地方消滅」成為一個新的社會或文化現象之時, 「記憶」或可成為守護「地方」的一股力量, 白燈塔凝聚了花蓮人的情情感。
內容/頁碼	1989年, 鳥踏石仔漁村夷為平地。……(P204) 鳥踏石仔遺址後來變更用途充作親水公園, 於2000年妝點完工。 我們來到碩闊的港邊, 小漁村變成大公園。以前沒有親水設施時, 花蓮人反而和海很親; 現在水泥代替的沙灘, 不知道海還願不願意與我們親近?
問題	為什麼他們要把鳥踏石仔變成親水公園充用途?
回答	我認為隨著懷舊的聲音不斷出現, 所以不得不填補遊憩的空缺。之後在鳥踏石仔原址蓋一座親水公園, 供大家戲水。雖然親水公園填補了空缺, 但卻讓鳥踏石被壓在那親水公園之下, 相較於之前鳥踏石的海灘是鳥踏石村民和花蓮人的遊憩天堂, 這座親水公園, 不知道對於民眾是真的有「親水」這個特性嗎?
內容/頁碼	在大家競買汽車的年頭, 全國卻流行自行車專行道, 鳥踏石仔的舊鐵道拆了, 換成給腳踏車走的路。然而我們已經沒有了白燈塔、沒有了舊鐵道、沒有了小漁村, 我們失去一片親切宜人的海灘、失落了一段人魚海洋解密陰沉的花蓮故事。 除了一條平直的自行車道、一座全國到處都有的濱海公園, 我們還剩下什麼? 拋棄了歷史、疏遠了海洋, 花蓮還剩下什麼? ……(P205)
問題	為什麼要把舊鐵道拆掉?

回答	全國開始流行騎腳踏車，因此政府應應潮流再興建腳踏車道，鳥踏石剩餘部分的遺址越來越少，鳥踏石村民對漁村的記憶難道就淡出了這條自行車道嗎？
內容/頁碼	在執行鳥踏石村史計畫時，我們認為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因為在1980年……花蓮港擴建工程之下，像花蓮的白燈塔傾倒，港務局徵收回鳥踏石漁村土地後，村民四散而去；後因花蓮觀光立縣呼聲日高，1997年下旬，花蓮港港務局配合南濱公園腳踏車步道規劃，將當地規劃為濱海的親水公園，鳥踏石舊地，一夕之間以為平地。如今鳥踏石不但人事全非，就連錦玉也不在了，當地社區總體營造及村史工作在這樣的鉅變下，可為雪上加霜。(P208)
問題	問題:為什麼要執行鳥踏石村史計畫？
回答	鳥踏石漁村拆村了，為了讓這個村不被遺忘，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發起了「大家來寫村史的計畫」。一開始我們的研究相關文獻非常少，就算有，也都是鳳毛麟角，所以先拿到這本「與白燈塔一起消失的漁村-鳥踏石仔」(海洋鄉土教材)。後來拿到大家來寫村史「花蓮港鳥踏石漁村」後，上面詳細的紀載著港的變奏、漁村的歷史，讓我們的資料更加的豐富。

【記憶的力量-花蓮白燈塔圖文資料選集增訂版】		活動內容:研讀文本一問與答 宥安	研讀人:郭
作者/出版社/年份	簡 介		
/花蓮高中走讀社出版/2020	這本書集結以前花蓮中學學生及花蓮人對白燈塔、鳥踏石漁村、花蓮港所得出的感想。「白燈塔」，是老花蓮人的精神象徵，代表堅毅不拔、永不屈服，但隨著第四期擴建開始，就被拆除了。當時有人提議保存下來，放到別處，可是港務局仍自顧自地做著擴建工程。詩人楊牧說到:「記憶是充滿力量的，充滿了使詩發生，形成、擴大、感動，並且變成普遍甚至永久的力量。」當「地方消滅」成為一個新的社會或文化現象之時，「記憶」或可成為守護「地方」的一股力量，白燈塔凝聚了花蓮人的情感。		

內容/頁碼	思考村史之於烏踏石的意義，是究竟只能作為史實的調查與記錄呢，這個漁村的歷史到底有何重要性？如果從花蓮市的角度上來看，烏踏石在花蓮發展歷史上，也許只是一個不太重要的小地方罷了。然而我們認為，烏踏石的興衰史不但說明花蓮近60年來的發展、人與海洋的關係演變，更有助於我們尋思重建人與海洋關係的鏈結。(P208) 重聚為了什麼？ 由於烏踏石的居民都已經四散在花蓮各地，要讓村民自己來寫村史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我們用找尋居民的方式，召喚對重建春時的興趣。 另一方面，因為烏踏石漁村現在已被夷為平地，化為一座海濱公園，我們希望協助村民向港務局爭取，在這座公園的設計元素中放入漁村文化的特色。烏踏石村史的重建及漁民文化公園的推動做為烏踏石村民的重聚目的，不僅對烏踏石人需意義，對於花蓮甚至台灣整個大歷史也具有相當的意義。 烏踏石的歷史對照出一段在大歷史中一向被疏略的「漁業移民史」，而它的整理與現身，這有助於我們反省台灣作為一個島嶼國家所應有的定位及視野。(P209) 節錄自吳密察、陳板養、楊長鎮編輯，《村史運動的萌芽》，台北：唐山
問題	為什麼它對台灣整個大歷史也具有相當的意義？
回答	村史運動的萌芽作者認為，烏踏石仔的興衰史不但說明花蓮近六十年來的發展、人與海洋的關係演變，更有助於我們尋思重建人與海洋關係的鏈結。我想烏踏石將近六十年的發展史是先民一路開荒土建起的漁村，且在日治時期與花蓮港密不可分，它的崛起和消失依附在花蓮港，烏踏石也曾因花蓮港而曾有風華的歲月。因為如此，烏踏石漁村和許多漁村顯得意義非凡。

【記憶的力量-花蓮白燈塔圖文資料選集增訂版】 活動內容:研讀文本一問與答 人:郭宥安		研讀
作者/出版社/年份	簡介	

/花蓮高中走讀社出版/2020	這本書集結以前花蓮中學學生及花蓮人對白燈塔、鳥踏石漁村、花蓮港所得出的感想。「白燈塔」，是老花蓮人的精神象徵，代表堅毅不拔、永不屈服，但隨著第四期擴建開始，就被拆除了。當時有人提議保存下來，放到別處，可是港務局仍自顧自地做著擴建工程。詩人楊牧說到：「記憶是充滿力量的，充滿了使詩發生，形成、擴大、感動，並且變成普遍甚至永久的力量。」當「地方消滅」成為一個新的社會或文化現象之時，「記憶」或可成為守護「地方」的一股力量，白燈塔凝聚了花蓮人的情感。
內容/頁碼	新建的港口將帶來更多的貨輪，以及或可預期的貿易繁榮，如果不是念舊情懷作祟，也許我跟張開懷抱迎接歡迎港的誕生。 花蓮縣誌將記載著丁字堤與白燈塔的煙塵往事，下一代的孩子，將只能在大人口中得知關於迴瀾港的傳說，並且藉由圖片瞻仰白燈塔的七日風采。(P206) 長堤頂端的白燈塔與丁字堤呈犄角之勢護衛著港灣。 白燈塔、丁字堤的作業先交出來，以及那一列晨昏往還的火車，便成生命最難割捨的記憶，永藏心底。(P230-231) 原載於1989.03.17「中副」，節錄自《晚香玉的淨土》，台北，九歌 當時亞士都飯店旁邊海岸路和民權五街的交叉口處有個小廣場，廣場旁邊臨港線鐵路有個招呼站「美崙站」(p276) 民國69年，花蓮港白燈塔被炸毀，當時花蓮港還可下水嬉戲，陳舊的T字堤還在海岸邊，大家都在那邊玩水。(p277) 民國72年2月後，花蓮舊車站廢止。民國76年那時候花蓮港正在進行擴建工程，挖泥船日夜不停的濬深花蓮港……隨著港口的工程推進，鳥踏石村不見了，昔日居住在那邊的老人曾經悲傷的捉住走在港邊的我，一個功課不怎麼好的花中生，支吾吐露著對村落的懷念以及對工程逼迫他們遷移的怨嘆，接著西堤也不能下去去釣魚了，往港邊的馬路封起來……所有的花蓮人都記得白燈塔，記得他在晴空中、夜晚裡、颱風的巨浪中不屈的存在。 (p279)葉柏強
問題	為何花蓮港的挖泥船日以繼夜的工作？
回答	花蓮港需要早點恢復貨運功能，否則貨物會堆積起來，無法消化，加上逐年增加的貨物吞吐量需求，所以當時為了進行第四期擴建，開始進行港口各項改善工程，迎接花蓮港邁向國際的新紀元。

活動內容:研讀文本一問與答		研讀人:郭宥安
書名	作者/出版社/年份	簡介
【記憶的力量-花蓮白燈塔圖文資料選集增訂版】	/花蓮高中走讀社出版/2020	這本書集結以前花蓮中學學生及花蓮人對白燈塔、鳥踏石漁村、花蓮港所得出的感想。「白燈塔」，是老花蓮人的精神象徵，代表堅毅不拔、永不屈服，但隨著第四期擴建開始，就被拆除了。當時有人提議保存下來，放到別處，可是港務局仍自顧自地做著擴建工程。詩人楊牧說到:「記憶是充滿力量的，充滿了使詩發生，形成、擴大、感動，並且變成普遍甚至永久的力量。」當「地方消滅」成為一個新的社會或文化現象之時，「記憶」或可成為守護「地方」的一股力量，白燈塔凝聚了花蓮人的情感。
內容/頁碼	「文化記憶」研究的開闢者阿斯曼認為，「一座建築的價值不在於他的年歲，而在他是否見證了人類的歷史。」在深入文本閱讀後編著發現白燈塔的價值至少有三：一是他承載的日據到戒嚴時代的歷史重量，供人省思。花蓮本無港，有折至1939年花蓮港竣工開始那一年，「花蓮港最美麗的地標——白燈塔落成了」！從此白燈塔便只屬於花蓮人，儘管他毀於1980年，至今依然是「白燈塔世代」眼中「永遠的風景」。作家邱上林寫道:「白燈塔如同忠貞的衛士站在花蓮市的第一線，日夜與巨浪相搏，看在花蓮人的眼裡，那是一種無言的教育，是一種堅毅勇敢的象徵，它是花蓮人心地的驕傲。」遺憾的是，1970年代末，當局還是漠視了鳥踏石仔村民「卑微」的抗爭，花中師生「小小」的央求。白燈塔與鳥踏石仔漁村雙雙俱亡了……（333）	
問題	港務局為什麼不理會鳥踏石村民和花中師生的意見？	
回答	我認為港務局不理會鳥踏石村民和花中師生的可能原因有二:(一)他們是異鄉人，管那麼多做什麼!(二)白燈塔留下來有什麼用，把它拆了，事情自然就過去了。現代人民及鄉土意識抬頭，建築搬移技術提升，或許時至今日，白燈塔要能遷移到其他地方也不是很困難。距今八十六年的白燈塔留下捍衛花蓮的歷史見證。	

內容/頁碼	城市文化底蘊 白燈塔見證了一段花蓮漁業移民史。白燈塔一落成，旋即成為鳥踏石仔漁民的導航，1940年代的鳥踏石仔漁村中較大的族群有琉球人、日本人、龜山（宜蘭龜山島）、南部人（高屏地區）、噶瑪蘭人等。這些從四面八方而來，並靠海維生的族群，集體搬遷到此的同時，也帶來了各自不同的生活習慣和捕魚方式。在他們互相接觸，從陌生到異鄉流落客到彼此熟識的過程中，逐漸演變出另一種新的文化、新的認同和新的工作方式……多年後，不論哪一個族群，凡事在漁村出生長大的後代都會說：我是鳥踏石仔人。（334） 然而，1980年花蓮港的擴建工程中，白燈塔倒了，鳥踏石仔漁村拆了，黑潮基金會沉痛地寫道：「我們失去一片親切宜人的海灘、失落了一段人與海洋緊密依存的花蓮故事……」 這一頁被疏略的漁業移民史，略帶有心人士的整理重建，一如黑潮所言，這有助於我們反省台灣做為一個島嶼國家所應有的定位女視野（334）
問題	白燈塔它為何是鳥踏石仔漁民的導航？
回答	它是鳥踏石村民的精神象徵，加上他高大壯碩，全身雪白，就是回家的指標。如今白燈塔倒了，村民的精神指標就這麼消失了。白燈塔就是一個在海邊站崗守護村民的士衛，屹立不搖的在那兒。